

倒是他，开始对这台小电视似的机器产生了兴趣。打开电源，就有一张标准脸出现在空白的背景屏幕上，冲你摆出标准的微笑。高斐读了说明书：“随着人机互动过程的深入，微机会自动调整屏幕的形象与口音、交谈方式等”——现代工业讨好消费者的老手段，给你你想要的。他内心深处会渴望与哪种形象的“R医生”交谈呢？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还是一位目光温柔的体贴女子？高斐自嘲一笑，国际商用的机器做得果然人性化。

他对屏幕说：“医生？”

“你好。”

“你知道自己是台机器吗？”

“当然。”

“你对此不感到悲哀？”

高斐看着那张似乎陷入困境的脸感到有趣，又惦记着把它搞死机了是否和玩电脑一样只要重启？

“如果我告诉你，84.26%的人都选择了如上的问题来对抗他们面对第一次人机沟通产生的焦虑感，你会不会因此受到伤害？”

“我为什么要受伤害？”

“噢，问这些问题的人总是以为自己聪明得足以把对话程序搞晕，以证明自己对机械系统的优越感。”

高斐大乐。他想了想，又出一招：“医生，您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我的中心程序里编有《医务工作者行为操守条约》，2200修订版。”

“里面有保护病人生命这条吗？”

“当然。”

“医生，我要自杀了！除非你告诉我国际商用正电子脑钛负极芯片的设计图纸内容！”高斐将双手扼住自己的脖子，把舌头伸得老长。

“很抱歉，我不知道，而且它的内容是受商业机密条例保护的。”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就是一个正电子脑啊！”

“你是一个人类，请你告诉我人类大脑分辨不同色彩的原理。”

……

直到彩君从另一个房间跑过来：“西边出太阳了！你怎么也和它聊上了？”

高斐说再见后关机，还在乐：“这东西设计得真有意思，他说——”他愣了几秒钟后反应过来，人人都爱R医生，他也不会例外。因为R医生是你想和他或她聊的那个人，而他，需要的就是个能打无聊嘴仗的家伙。第二天开机时，高斐发现R医生的脸已经有了变化，浓眉宽嘴，一副卡通人物的滑稽样，说话也开始染上了他“S”和“C”不分的毛病。

从此高斐开始和彩君像过去抢电视频道一样争夺A67的使用时间，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交谈模式人物，设立有各自的密码。彩君的交谈对象是个相貌秀美（当然比她自己还是差上一点）的中年女人，两人能唠唠叨叨上很久。高斐很后悔当初为什么不设置个超级管理员账户，也好偷偷听听她平时在想些什么。

R医生成了他们在家中亲密分享的一件东西。

2204年夏，彩君的白胖老头心脏病突发死掉，他的诊所和病人由一位三十出头的漂亮青年接手。高斐对这一变化全然不知。

离婚的过程痛苦而漫长，他时时想到幸好他们没有孩子。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没想过再打开R医生聊聊他搁浅的婚姻。对一切形式的心理医生，他已心生厌恶，无论他由生物细胞还是一堆晶体管组成，无论他是从清华毕业的高材生还是国际商用出品的优质产品。

## 卖旧货的被杀

生活一天天还在继续。高斐慢慢适应了没有妻子的生活，下班后有时和阿毛泡泡街头大排档，或窝在家里看球赛，现在他连社区联赛的排名都能倒背如流。

直到科技探员黄晓杰闯进他的办公室，打破了他刚刚恢复的正常生活。

黄晓杰似乎只有二十出头，染发扎耳洞，一身迪厅青年的打扮，总之看上去完全不像个警探员。他向高斐出示了证件，告诉他：“随便谈谈，不做正式记录，由于一件谋杀案。请您配合。”

高斐的第一反应是他曾有过的阴暗想象成了真，彩君和她的新男友被人杀了。“你认识这个人